



名人

爱情故事

陕西人民出版社

名人

爱情故事

薛迪之 曾立人 等编写
张东良 张孝平



陕西人民出版社

名人爱情故事

薛迪之 曾立人 等 编写
张东良 张孝平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 插页2 字数100,000

1983年8月第1版 1983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65,000

统一书号: 3094·281 定价: 0.46元

前 言

《名人爱情故事》这本书将讲述三十一个爱情故事。这些故事有的发生在古代，有的发生在近、现代。有的发生在中国，有的发生在外国。故事中的恋人们，有政治家，有军事家，有科学家，也有文学家和艺术家等。这些故事将告诉读者：什么是真正的爱情？

相爱的双方除了相互爱慕之外，不应有其他的动机，不应受门第、金钱、习惯势力和狭隘观念的牵制。马克思的夫人燕妮正是这样理解和这样做的。她把世俗的观念、家庭的压力和贫困的威胁一概置之度外，唯一珍视的是同马克思之间的真诚相爱。在极度困难的境遇中，她耐心地等待了马克思七个年头，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她都信赖他、追随他、崇拜他，同他同甘共苦，把他的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同燕妮一样，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和鲁迅夫人许广平在婚姻爱情上，也表现了伟大女

性的藐视流俗的品性。汉代妇女卓文君，敢于向封建礼教挑战，冲出深锁紧闭的闺闼，去同与自己相爱的大诗人司马相如一起生活，争取婚姻自由。当然，在封建社会里，更多的是屈从于封建势力的胁迫而抱恨终生的恋人们。直到今天，我们从他们留下的诗词中，还可以听到他们痛苦的叹息。

真正的爱情不是异性之间的轻率的相许，而应是建立在共同思想和共同奋斗目标的稳固基础上的心心相印。作为爱情的基础的共同思想和奋斗目标越高尚，爱情就越崇高。读者在这本书中将要看到马克思和燕妮的故事、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的故事、周恩来与邓颖超的故事、居里夫妇的故事、舒曼和克拉拉的故事、裴多菲和尤丽亚的故事、瞿秋白和杨之华的故事、任弼时夫妇的故事、方志敏夫妇的故事和李四光夫妇的故事等等。这些故事都会告诉我们上述道理。故事中的主人公，把个人生活融进事业之中，至今令人钦佩和仰慕。而俄国诗人普希金和法国喜剧大师莫里哀，由于热衷于女性的外表美，择偶不当。他们的妻子同他们在思想上的差异，给他们带来了不可医治的精神创伤，普希金还因此死于盛年。这两面“风月宝鉴”，不是很值得那些盲目择偶的年轻人照一照吗？

互相之间的尊重、体贴和忠贞，历来都被人们认为是真正的爱情的应有的品格。我国古代，有“富贵不易妻”的故事，至今仍被人们传为佳话。读者读了这些故事之后，一定会赞叹故事主人公们相爱得至深至笃。及至近、现代，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些革命家那里，爱情

的应有品格被发扬到更高的境界。上一世纪俄国的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被沙皇政府长期监禁和流放，同他的妻子异地相隔达二十年之久，夫妻二人始终忠贞相守，笃爱如初。在他们的书信中，为了不使对方焦虑，总是写些愉快的事情，而将苦痛留给自己。我们党的早期革命家李大钊同志，不因地位的变化而遗弃糟糠之妻，相反地，对她百般体贴，殊多尊重，就连敌人也不能不承认：这个共产党人有着无可比拟的高尚品德。

只有把爱情与事业联系起来，事业重于爱情，爱情才会变得更充实。因此，我们还选编了我国古代政治家诸葛亮、巾帼英雄梁红玉、民族英雄林觉民、匈牙利诗人裴多菲、著名科学家达尔文、爱因斯坦等人的爱情故事。他们正确地处理了国事和家事、事业和爱情的关系，自觉地将爱情生活置于伟大事业之下，确实值得我们大书特书。至于那些儿女情长、英雄气短的丈夫，那些沉醉于营造自己的安乐窝而不知天下之大的妻子，其灵魂深处是空虚的，其爱情生活是苍白的；编写者对他们的卿卿我我的无聊故事没有兴趣，因此一概不选入本书。

在当代，涌现出一批批象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英雄战士和英雄女排那样的先进青年。他（她）们为了保卫祖国，为国争光，把爱情摆在次要的位置上，把青春献给了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编写者愿将这本小书献给他们或她们。

本书的撰稿人有：曾立人、张东良、张孝平、王晓

鹏、肖正洪、杨挺、吴然、孙东明、王迪生、薛迪之等，本书由薛迪之通稿并执笔撰写前言。

编写者 1982.7.1.

目 录

前 言	(1)
举世无双的结合	(1)
列宁与克鲁普斯卡娅	(12)
战友情深	(18)
宋庆龄的伟大选择	(36)
一个共产党人的家庭生活	(42)
“秋之白华”	(45)
把爱情融进事业之中	(50)
志同道合的伴侣	(54)
良师益友	(57)
他心里只有化石	(62)
刑场婚礼	(66)
“为天下人谋永福”	(70)

他把《怎么办?》献给谁?	(74)
镗的父母	(79)
爱情与自由	(84)
晚婚的大哲学家黑格尔	(90)
爱因斯坦的婚姻趣闻	(94)
比翼双飞的舒曼夫妇	(98)
达尔文一再推迟求婚	(102)
贫穷然而幸福的莫扎特	(106)
巴斯德博士的求婚书	(110)
“半是天使,半是青鸟”	(115)
金山战鼓	(119)
感人肺腑的悼亡词	(122)
李清照与赵明诚	(126)
富贵不易妻	(130)
孔明择妇	(133)
安贫却富	(136)
《凤求凰》	(139)
普希金之死	(145)
喜剧家莫里哀的婚姻悲剧	(150)

举世无双的结合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德国西部摩泽尔河畔有一座小城，名叫特利尔。城中有两户人家：一家姓马克思，一家姓威斯特伦。两家相距只有几分钟路程，长辈们早就相识，孩子们也自幼就建立了友谊。卡尔·马克思和比他大四岁的燕妮·冯·威斯特伦经常在一起游玩，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十分要好。卡尔同燕妮的弟弟埃德加是同窗好友；燕妮同卡尔的姐姐索菲娅也很亲密。

1835年秋天，十七岁的卡尔·马克思中学毕业了。遵照父亲的愿望，他到距家乡不远的省城波恩去读法律。在波恩的一年当中，年轻的马克思常常为思乡之情所折磨，他第一次体验到，不能与燕妮在一起，是最大的痛苦。第二年，马克思又遵照父命到柏林去读书。在即将长期地远离特利尔的时候，一种依依不舍的眷恋之

情萦系在马克思的心头，使他勇敢地向自己心爱的姑娘提出了求婚。燕妮没有片刻犹豫，就同卡尔约定了终身。他们俩都感到无比地幸福，但也意识到他们的行动非同寻常。因为，父辈们还不能摆脱门当户对的旧观念的束缚，而在燕妮的父亲枢密顾问官看来，他的女儿，本城最美丽、最有教养、品格极不寻常的姑娘，特利尔的“舞会皇后”，应当缔结一门荣华富贵的婚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好暂时隐瞒着燕妮的父母。

这时，燕妮已经二十二岁了。她清楚地知道，她的年轻的情人一去就是五个年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她要同家庭的意志和求婚人的纠缠作顽强的斗争，还要长期地忍受思念之苦。然而，对于卡尔的忠诚的无限信赖鼓舞着她，使她耐心地、幸福地等待着那个为了“致力于为全人类服务”而在远方求学的意中人。

在柏林求学的五年当中，马克思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汲取人类文化的精英，为即将从事的伟大事业准备思想武器。然而，对于“无限美好的燕妮”的渴念，时时折磨着他，“倾心思慕的爱情”常常使他“陷于真正的不平静之中。”他也象一切正常的青年人一样，把感情凝聚在寄给情人的书信和诗篇中：

“燕妮，你笑吧！你会惊奇
为什么在我所有的诗章里
只有一个标题：《给燕妮》！
要知道世界上唯有你，
对我是天才的慰藉，

对我是闪烁在灵魂深处的思想光辉。
这一切的一切呀，都隐藏在你的名字里！

燕妮，你的名字——每一个字母——都显得神奇！
它发出的每一个音响是多么美妙、动听，
它奏出的每一章乐曲都萦绕在我耳际，
仿佛是神话故事中善良美好的神灵，
仿佛是春夜里明月熠熠闪耀的银辉，
仿佛是金色的琴弦弹出的微妙声音。

“尽管书页数不尽，我也能让你的名字把千千万万
卷书籍填满，
让你的名字在里面燃起思想的火焰，
让战斗意志和事业的喷泉一同进溅，
让现实生活永恒的持久的真理揭晓，
让整个诗的世界在人类历史上出现，
那时愿旧世纪悲鸣，愿新时代欢欣。
让宇宙啊，亿万斯年永远光芒不熄！”

“燕妮的名字，哪怕刻在沙粒般的骰子里，
我也能够把它念出！
温柔的风送来了燕妮的名字，
好象给我捎来了幸福的讯息，
我将永远讴歌它——让人们知悉，
爱情的化身啊。便是这名字燕妮！”

1841年4月，马克思获得了博士学位，胜利地结束了他的学业。年轻的哲学博士刚刚回到特利尔，就奔向心爱的人居住的地方。经过长期分离之后的恋人，征得双方父母的同意，本打算立即结婚。但是，博士学位并不能马上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保障，出于维持生计的顾虑，不得不推迟婚期。马克思不得不再一次离开自己的爱人，去波恩谋求职业。燕妮也只能用思念和书信陪伴她的未婚夫了。在一封信中，她这样写道：“你的形象在我面前是多么光辉灿烂，多么威武堂堂啊！我从内心多么渴望着你能常在我的身旁。我的心哪是如何满怀喜悦和欢欣为你跳动，我的心啊是何等焦虑地在你走过的道路上跟随着你。……处处有我陪伴着你，走在你的前头，也跟你后面。但愿我能把你走的道路填平，扫清挡你前进的一切障碍。”

燕妮的渴望终于实现了。1843年6月19日，这两位一直“在十分热烈地而且十分严肃地恋爱着”的情侣举行了婚礼。正象一切新婚夫妇一样，他们也陶醉在新婚生活的甜蜜和欢乐之中。但是，意识到的神圣使命，很快地就把他们带进紧张、艰苦和繁忙的斗争生活。婚后第四个月，马克思夫妇就离开了他们的祖邦。

在巴黎，在布鲁塞尔，在伦敦，在他们共同生活的三十五年中，马克思把他的全部精力贡献给创立共产主义学说、建立共产主义政党和领导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燕妮，作为一个忠实的妻子，同她的丈夫同甘苦，共患难，成为他的富有智慧的顾问、尽善尽美的战友和得心应手的秘书。

由于长期的政治流亡生活，由于马克思拒绝一切为资产者效劳的工作，由于他所从事的革命工作是没有报酬的，因此，可怕的贫困经常窥视着他们的家庭。尤其是五十年代，随着孩子们一个接一个地来到世间，马克思的经济生活更加困难了。

1850年3月，燕妮在给她的一位好友的信中，逼真地描述了当时困难的景况：“因为这里奶妈工钱太高，我尽管前胸后背经常痛得很厉害，还是决定自己给孩子喂奶。这个可怜的孩子从我身上吸去了那么多的悲伤和忧虑，所以他一直体弱多病，日日夜夜受着剧烈的痛苦。他从出生以来，还没有过哪一夜，能睡着二、三个小时以上的。最近又加上了剧烈的抽风，所以孩子终日在死亡线上挣扎。由于这些病痛，他拼命地吸奶，以致我的乳房被吸伤裂口了，鲜血常常流进他那抖动的小嘴里。有一天我正抱着他坐着，突然女房东……来了……，要我们付给她五英镑的欠款，可是我们手头没有钱。于是来了两个法警，将我菲薄的家当——床铺衣物等——甚至连我那可怜的孩子的摇篮以及女孩子们（她们眼泪汪汪地站在旁边）的比较好的玩具都查封了。他们威胁说两个钟头以后要把全部东西拿走。我只好同冻得发抖的孩子们睡光地板了。”“第二天我们必须离开这个房子。天气寒冷、阴暗、下着雨。我的丈夫在为我们寻找住处。但是他一说有四个孩子，谁也不愿收留我们。最后一位朋友帮了忙，我们付清了房租。那时，药房、面包铺、肉铺、牛奶铺的老板们听说我被查封财产，都

吓坏了，一下子都跑来向我要账。我很快把家中所有的床卖掉，以便偿付欠账。可是，把床从家里抬出来，搬上小车时，又横生枝节。原来当时天色已晚，太阳已经落山，按照英国法律，在这个时候是禁止搬运东西的。于是房东领着警察来了，说里面可能有他的东西，说我们想逃到外国去。不到五分钟，我们门前就聚集了不下二、三百个看热闹的人，切尔西的流氓全来了。床又搬了回来，只好等第二天早晨太阳出来以后再交给买主。最后，我们把家中什物统统卖掉，偿清了一切债务……”

1852年9月8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这样描述家里的紧张气氛：“我的妻子病了，小燕妮病了，琳蕙患一种神经热。医生，我过去不能请，现在不能请，因为我没有买药的钱。八至十天以来，家里吃的是面包和土豆，今天是否能够弄到这些，还成问题。”

“现在，四面八方都在袭击我了。”“面包铺老板、牛奶商、茶叶商、蔬菜商和肉铺老板那里，都还有赊欠。怎样才能还清所有这些鬼账呢？”同年冬天，马克思为了把写好的《揭露科伦共产党人案件》一文寄往北美，不得不把衣服和鞋子送进当铺。他在附信中幽默地写道：“小册子的作者因无裤子和鞋子而被囚禁在家里，他的一家人过去和现在每分钟都受到确实极端贫困的威胁。”更富有悲剧性的是，1859年初，马克思完成了他的第一部关于货币问题的书《政治经济学批判》，手头竟然没有一文货币，以致于不能将它寄出去付印。

由于营养不良和缺医少药，马克思有三个孩子相继夭亡。有的孩子是在他们最穷困的时候死去的。为了给

孩子弄副小棺材，他们不得不求人帮助。给他们带来最严重打击的是他们的八岁儿子的夭折。马克思当时在给恩格斯的信中伤心地说：“亲爱的孩子曾使我们家充满生气，是全家的灵魂，他死后，家中自然完全空虚了，冷冷清清了。简直无法形容我们失去这个孩子以后的凄凉景象。我已经遭受过各种不幸，但是只有现在我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不幸”。为了安慰几乎陷于绝望的燕妮，马克思把她带到恩格斯那里住了一段时间。

可怕的贫困和极大的不幸并没有把他们压倒，伟大的事业和伟大的爱情给了他们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力量。燕妮在给她的朋友的信中写道：“您不要以为这些琐事的烦恼已把我压倒，我非常明白，我们在斗争中决不是孤立的。而且我的福气好，身旁有我亲爱的丈夫，我生命的支柱。这样幸运的人为数不多，而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是的，燕妮是幸运的，因为她的丈夫是一个能给人类带来光明的人，是一个能给别人带来幸福的人。

她的丈夫，为了给人类寻找光明，日夜操劳，常常是通宵达旦地伏案工作，以至于损坏了自己的健康。为了探求人类不幸的根源，他花了二十五年的时间，经受着“没完没了的默默的操心、惊恐和痛苦”，写成了《资本论》。为了解救革命同志和支援各国工人运动，他毫不吝惜地消耗掉自己的每一镑财产。他说：“我已经把全部财产献给了革命斗争。对于这一点，我丝毫也不感到懊悔。非但如此，要是我重新开始生命的历程，我仍然会这样。”

是的，燕妮是幸福的，因为她知道他们不是孤立的。首先，他们有恩格斯的真挚、无私和伟大的友谊。为了保证马克思能够安宁地工作，恩格斯作了个人的牺牲，把自己的许多时间和精力用在“讨厌的商业”上，挣了钱，立即就给马克思夫妇汇去。再者，在他们的周围聚集着无数的同志和朋友，象威廉·李卜克内西、保尔·拉法格、海涅、维尔特等。他们的家每日里宾客盈门，高朋满座，成了向全世界开放的住宅，成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指挥所、革命者的避难所和传播真理的学校。

是的，燕妮是幸福的，因为她丈夫的始终象初恋时一样热烈的爱情给予她无限的温暖，她的丈夫对孩子们的慈爱也给了她无限的慰藉。

马克思夫妇总是生活在一起，很少离别，偶尔分离一个短暂的时期，他们就互相思念。1856年夏天，燕妮去探望病在垂危的母亲，同母亲生活了几个月，马克思给他的妻子写了下面一封热情洋溢的书信：“深挚的热情由于它的对象的亲近会表现为日常的习惯，而在别离的魔术般的影响下会壮大起来并重新具有它固有的力量。我的爱情就是如此。只要我们一为空间所分隔，我就立即明白，时间之于我的爱情正如阳光雨露之于植物——使其滋长。我对你的爱情，只要你远离我身边，就会显出它的本来面目，象巨人一样的面目。在这爱情上集中了我的所有精力和全部感情。”“诚然，世间有许多女人，而且有些非常美丽。但是哪里还能找到一副容颜，它的每一个线条，甚至每一处皱纹，能引起我的生命中的最强烈而美好的回忆？甚至我的无限的悲痛，我的无